

春风吹到读书窗

应杏村

看到微信才知道,原来“两肋插刀”的成语是由“两肋岔道”演变而来的。说是隋唐的秦叔宝,在路过两肋岔道时的选择,一条是回家看老母妻儿,另一条是去登州救朋友。他犹豫片刻选择了去登州,从而成就“两肋岔道”义气千秋的典故。

而我在读初中时,恰好父母外出谋生,我自由地选择了看小说、看电影、睡大觉。几乎没有一节自修课是读书的,常常是大肆宣讲小说中的故事、电影里的情节、梦中的情景,周围同学都把目光从书上移开,听我精彩演讲,我成了老师口中的“害群之马”。尽管自认聪明,数理化一看例题就懂,语文常常优秀,可还是受副科的影响,差两分没考上高中。

终于,我当街摆起摊子,做起了补鞋女,我深陷沙坑,大暑天吹不到一丝风,做起了筛沙女;我双手推起独轮车,做起了农家女。到了婚嫁年龄,玉哥哥是出现了,他们个个都有工作有地位有家底,可他们的母亲不得了,我收到了义正词严的炮轰信,更有甚者对我当面拦截,咄咄恐吓道:你想要嫁我儿子,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,你只要哪只脚踏进来,我马上就会敲断你的那只脚。望着推车上装着的四只粪桶,我被羞得满脸火辣,一字难言,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。后来,我嫁给了唯一不嫌弃我的丈夫。

青春犹如一朵娇美的花,当恶风一吹,便无力地散落了。

而这一切,不正是自己当初不好好念书所造成的结果吗?

在生孩子都要借钱的情况下,我走上了经商的道路。每天操心劳碌地行走在生意场上,一年年的,眼见日子是越来越好,可我明白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。我常常拷问自己:你到底是被生活所选择,还是我要选择生活?

最后,我在40岁那年进修了高中,并于2009年郑重地选择了永康电大,进行为期五年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。

在每周的学习日,我关上店门,义无反顾地走在求学的路上,心情就像飘在蓝天里的白云,是那么喜悦开怀。

记得刚学计算机时,看同学们都在点击操作了,可我的计算机还黑着屏幕,我着急地举手大声说:老师,我的计算机坏了。老师过来一看,哈哈,原来我连开机都不知道呢!后来在第一次计算机操作考试时,我没有通

过。但我不气馁,硬是在一周内没日没夜地摸索着学习,终于在第二次考试时顺利通过,心中比做生意赚钱都兴奋。

电大的老师是一流的人才。有作家加诗人的梁辉老师,有江南才子之称的沈慧鸿老师。听沈老师的课,简直让我惊为天人,好像那古今中外的名著、上下五千年的历史,全装在他的胸中,一张口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,听得我仰望又痴迷,四十五分钟的课时眨眼就到了。可见知识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!后来,我才知道江南才子的背后,是他几十年来每日必背一句古文的积累。从此,我便以他为楷模,每夜必看书写字方可睡下。

为了写毕业论文,我收集了一桌的书籍资料,天天晨昏不辨地扎进书里。有一夜,当我写好最后一个字抬起头时,咦,窗外的夜色里怎么有一片黄色?难道是天要降奇观于我吗?再定睛观看时,原来是天亮了,我看到了对面人家的黄色后墙,不禁哑然失笑。

在电大的校园里,我们这群有过人生历练的知识追求者,在老师的精心培养下,经过辛勤耕耘,收获了丰硕喜人的成果。

同学吴雄利,由于客观原因,没有去全日制的大学就读,而选择本地的永康电大,毕业后照样考取了村官,并在市优秀干部选拔赛中脱颖而出,现任某乡镇文化站站长。能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化工作,我是由衷地感谢电大的培养。吴雄利真诚地说。

外地同学谭俊龙,因为喜欢与文字为友,于是,他边打工边上电大,现

在早已是市机关单位报道组的组长了,其作品刊登于中央级、省级的各大报刊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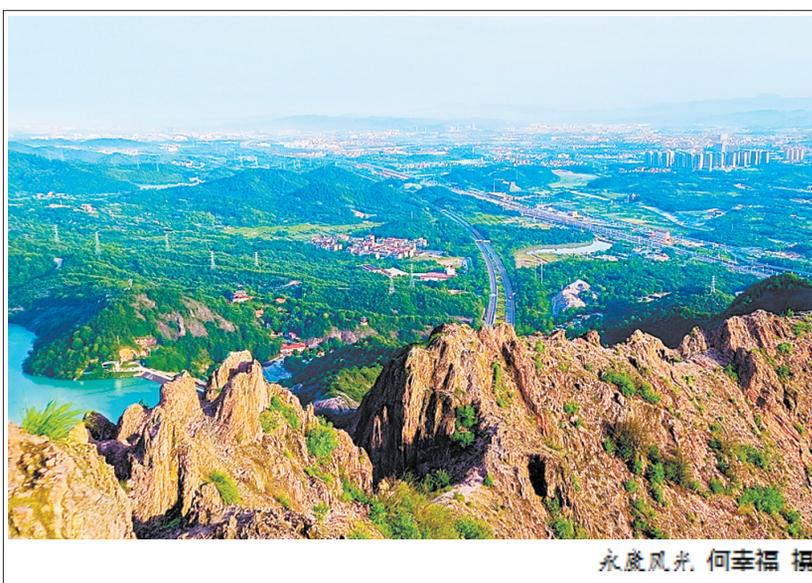
拿着本科毕业证后,我遵循内心的感受,结束了生意,应聘到市志愿者协会写报道,后因上班不便,选择了在当地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当报道员,并加入永康市诗词协会、永康市作家协会,开始在《永康日报》《大堰河文学》《古城芝英》等报纸刊物上发表作品。行走在理想的道路上,我意气风发。

有天傍晚散步,我突然遇见几十年前威逼过我的那位母亲,她叫着我的名字,双手拉着我急切地说:我真后悔死了,当初我若同意你嫁进来,我的日子会有多幸福啊。你是这么有才,有德,错过你是我今生今世最后悔的事了。哈哈,我终于在她眼里变成一颗星星了!看着她的满头白发,早已释怀的我唯有宽慰,真是物是人非啊。

我知道,这些全新的人生是电大赋予我的。它犹如一道春风,给我吹来了读书的机会,增长了我的知识,开拓了我的视野,改变了我的人生,让我重新拾得了做人的尊严与自信。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美好的画卷正在面前徐徐展开,对电大的感恩之心是油然而生,却总苦于无以回报。

2018年,我了解到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送的“亲青筹”平台,有贫困大学生需要结对助学时,我毅然加入了每年的结对行列,希望以此绵薄之力,来报答祖国的深厚之恩。

选择电大,成就了我的快意人生。好一阵,春风吹到读书窗!



永康风光,何幸福 摄

知青手茧

丁耀明

满满厚积茧子点缀手掌,那是知青劳动换来的。

高中毕业,我们几个同学随即响应国家号召,怀揣知识青年光荣证,告别父母,毅然来到农村插队落户。

上山下乡时节已是夏天,恰逢“双抢”(即抢收、抢种)农事活动。全体知青融入农民队伍,起早贪黑,冒着酷暑,勤奋劳动。

下乡初期,田间劳动离不开双手,我和其他知青一样,嫩嫩的双手长出老茧。

知青们参加水库建设,有的挥舞锄头、铁锹,有的用扁担挑土石,还有的人一起筑实大坝。就这样,老茧越长越厚。

劳动创造了人本身。恩格斯如是说。手茧,虽不美观,却成为我们与生活拼搏的成长印记。

有趣的是,劳动归来,茶余饭后,大家比试谁的手茧最厚。

几个知青经常面对面笑着用双手抚摸脸蛋,我们把前者的粗糙和后者细腻相对比,当成知青青年奔赴农村锻炼的幸福成果,乐此不疲。

寒来暑往,上山下乡确实艰苦,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,主要是生活上受的苦。大家却在困境中实现了强健体魄和精神升华!

偶然回到家中,父母抓住我的手,目不转睛看着手茧,感到儿子如今已百炼成材。

过年走亲访友,我黝黑的皮肤和双手的老茧,给亲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。他们啧啧称赞:农村确实能够锻炼人。

厚实粗糙手茧,让知青与天斗其乐无穷;与地斗,坚定毅力;与险恶斗,

顽强不屈。

厚实粗糙手茧,让知青获得来之不易的身体锻炼,获得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,获得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。

厚实粗糙手茧,让知青们感受那个特殊年代,广阔天地,艰苦环境,感悟人定胜天,豪情壮志,感触天生我才,劳动成果。

手上的老茧紧贴手掌,把我们磨砺成一个个不畏困难的人,让我们充满朝气和活力。

每当回忆起那段用长满茧子双手劳作而倍受磨炼日子,大家无怨无悔。而锤炼出的坚韧不拔精神,却让知青终身受益。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!

手茧是一种美物,它让手指变得更加有力。它记录着满满的艰苦奋斗正能量,见证了知识青年的成长。

溪流里的野鱼

杨铁金

在江南生活了大半生的我,对河是没有啥概念的。当歌中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时,我总会想起家乡的湖塘与溪流。

夏天到了,水牛静静地卧在垂柳下的溪水中。这时的稻谷,已结束分蘖,即将孕穗。我手把锄头将水田最边上的那排水稻连根起出,一手将青青稻苗往里提移到植株间隙。这种在稻田四周挖排水坑的农活叫做“起稻坑”。

坑沟的宽度与深度,仅能安放一只小小的畚箕。水从青竹丝间上来,畚箕的边缘与烂泥妥帖吻合。我赤裸着脚从坑沟另一头赶水过去,脚丫子在畚箕口荡了几下,快速将畚箕提起,里面就蹦跳着蝌蚪与小鱼。

农田与溪流是相通的,水从上游的坝里进来,又从田坝口排到溪里。溪流里有的鱼,稻田里往往也会有。

平日里的溪流都是清静。只有紫云英花开、梅子黄时,花草水与端午水来,溪流就爆发出来,黄的、脏的、粗的汹涌而至。洪水滔滔,势不可挡。水库开闸,池塘决口,人工养殖的草鱼、鲢鱼、鳙鱼、鲤鱼都会跑到溪流里来。正是捕鱼人的好机会,各种捕鱼工具一起上。

20世纪90年代,养鱼仍是致富的好门路。随着稻田面积减少,水面出现富营养化,沟渠溪坑里的野生鱼类渐渐少去。

过去溪流中一些普通的鱼类,成了一种怅然的回忆。

最可爱的莫过于一种叫做“躺翻”的小鱼,它的学名叫“鳊鱼”。青色的脊背似乎与其他小鱼差别不大,待你将它捞起,平摊在手掌上时,你就会发现它有许多其他鱼没有的特点。有的鳊鱼腹下带着一根长长的血红色管子,这是雌鱼的产卵管。据说这是它们将卵产到河蚌身体里的利器。只要河蚌微微张口,雌雄的鳊鱼就将卵子与精子齐射到河蚌的身体里,完成受精过程。有了蚌壳的坚强保护,鳊鱼的卵安全地孵化成幼鱼,而后从河蚌的身体里游出来,创造出河蚌生小鱼的神话。

长江鲃,也叫白条。现在的小溪流里依然很多,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浅水滩上觅食嬉戏。它们背部青暗,腹部银白,在水中轻快游动时,翻动着身子时或闪过银光。它们对水的依赖性很强,一旦离开水就会死去。人们常在捕获之后,立马烘烤成鱼干。这是一种美味十足的小鱼。一些餐馆里所说的野生小溪鱼多半就是它们。

我最喜欢吃油炸白条干,酥松香脆,连骨带刺在嘴里嚼。它们大多长有一两指宽。钓鱼时不用系坠子,将鱼饵浮在水面。白条很容易上钩,也钓得快,一条鱼拉上来,其他鱼一时被吓跑,诱饵扔下去又过来咬钩。有一种比它形体小许多的鱼,身上的鳞鳞带紫色光芒,土话叫“油鱼”,也叫“骗食狗”。

还有一种带着黑色花纹的小鱼,身子呈柱状,俗称“田耙扎”,也叫“溪斑鱼”。它们一般生活在清澈的沙石底的溪流里,肉质鲜嫩肥美。

有一种背上长着一根刺的鱼,叫做“黄蜡刺”,学名“黄颡鱼”。以前,农村里的沟渠里很多,甚至水田里也有。小时候捕捉时曾被它的刺扎到过,钻心的疼,疑心刺有毒,将伤口上的血液挤一些出来。现在许多餐馆里都有一道专门的黄颡鱼菜,大概是养殖的。肉质比泥鳅更加细嫩、鲜美,它们只有一根脊椎骨,没有其他的小刺,更适合老人小孩食用。

人与鱼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。人是热血动物,鱼是冷血动物。但在对美好环境的追求上,人与鱼也是相通的。